

·文献聚散与文化抗战·

编者按: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中国的无数文献机构也遭到了日寇的袭扰与掠夺,许多珍贵文献或毁坏,或流失,命运堪忧。与此同时,又有无数的志士仁人历经艰辛,甚至甘冒性命之虞,抢救和保存了许多中华文献,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文化抗战诗篇。本期特设“文献聚散与文化抗战”专栏,刊发《抗战期间北平图书馆为采集云南武定土司文献的往来信函》和《抗战时期日伪劫掠北平图书馆文献及平馆战后的追索》两篇专文,分别以北平图书馆采集云南武定土司文献过程以及北平图书馆图书所遭日寇袭扰情形,具体而微地反映文化战线之抗战历程。

抗战期间北平图书馆为采集云南武定土司文献 的往来信函

孟 化

内容摘要:国家图书馆馆藏档案中有马学良、万斯年、范端腾致傅斯年、袁同礼手札八通,重点记述抗日战争时期,马学良、万斯年先生先后赴云南合作收购云南武定那氏土司藏书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国立北平图书馆在保护民族文献传承文化方面特有的功绩。

关键词:马学良 万斯年 袁同礼 傅斯年 武定土司 纳西文献 彝族文献

国家图书馆馆藏档案有马学良^①、万斯年^②、范端腾^③致傅斯年、袁同礼手札

①马学良(1913-1999),字蜀原,山东省荣成市人。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助教。1941年起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并被派往云南彝族聚居地区调查彝语。

②万斯年(1908-1987),字稼轩,曾于1931年至1951年间任职于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文献与边疆史地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

③范端腾(1893-?),字九峰,湖南湘阴人。1920年入职北平图书馆,曾任金石部、中文编目组职员,抗战时期主要从事西南文献的采访工作。

八通。其中马学良致傅斯年手札一通,马学良致袁同礼手札一通,万斯年致袁同礼手札五通,范端腾致袁同礼手札一通。内中记述抗日战争时期,马学良、万斯年先生先后赴云南采购民族文献和金石拓本的经历,重点记录了万斯年先生与马学良先生合作收购云南武定县^①慕连乡(万德乡)那氏土司藏书的过程以及后期整理的结果。

整理揭示这批手札,将有利于明了这批珍贵少数民族文献入藏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起因和曲折过程,并进一步了解北平图书馆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特有的文化功绩。

一、马学良致傅斯年函

孟真师座赐鉴:到武定后曾上一函,谅邀察览。此间为凤土司^②官署所在地,其后裔仍袭土职,通经宿儒甚多,土司为生介绍当地学识渊博之夷文经师数人,翻译夷经,其藏书亦蒙借阅,惟石室所藏之明本夷经,因迷信之故,必须年后献酒方得启视。因土司热诚帮助,故时仅月余,所获数据倍蓰于昔。生拟留此五个月,即结束返所^③。

土司衙内藏宋明古物甚多,为研究民俗学及考古之重要资料,武器如古弓弩箭矢,礼器如婚丧宴祭等古器,文物如明代夷经刻版,而古服饰如官服、民服、男女老幼之各色古绣服装,尤为齐备,此外有凤氏自宋迄今之家谱,源源本本,较史籍所载详实多矣。

昔法政府曾派多隆大将军来此撮印镌字崖所雕之明代凤氏家谱,归国著书,西人叹为奇迹。彼不知其尚有更详明之家谱史料,远溯宋代始祖,此类古物英政府于数年前即得教会之报告,曾数次派人商购;其后德政府闻知,亦派专家前来鉴别争购,皆未得土司允可,仅拍照数帧而去。近英美教士犹复络绎不绝来土司衙中商购此批古物,有出价至数十万^④,土司以数年前曾遭赤祸,近中滇西告紧,又受西人利诱,因有出售之意。

生到此后,探知此情,急恳当地官绅向该土司劝其缓售,着其售与中国政府,以便保存研究。该土司尚明大义,已允暂不售与西人,生曾托官

①武定县位于云南的西北部,境内居住多个少数民族,尤以彝族为多。武定县名为彝语名称,武是婺之转音,定为甸之音;甸是彝语坝子之义,全义为罗婺部居住的坝子。

②武定县在历史上曾经是盛唐时期西南三十七部之首的罗婺故郡,也是元朝时期彝族凤氏土司的发祥之地。

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1928年成立于广州,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和语言学研究机构。1929年后,先后迁北京、上海、南京。抗日期间,历迁长沙、昆明和四川南溪县李庄。1946年,迁回南京。1948年冬,迁台湾。

④此处有漏字,辨识不清。

绅等恳其贬价廉售,几经交涉,方允全部出售。生不敢自专,故特函禀吾师裁夺,所中愿否购置?若经费支绌,可否与博物院合购?闻地方乡绅与该土司磋商结果,大约十余万即可购得,生观此批古物之质料,多为银质及丝帛,以时下物价而论,仅材料即需十余万,况其尚有考古之价值,如愿购置,出款若干?伏乞早为示知,以免落入外人手中。肃此,敬请道安。

生马学良谨禀 二月

又石室中之明本夷经,恐不能全数购得,不知所中关于此项图书购置费可出若干?亦乞一并示知,以便与其交涉,免往返函请误事,若价值太高,拟择重要经典购置一部份,不知尊意若何?

注:信纸上端有“赐示径寄【云南武定县城内邮局留交茂莲乡马学良收】”字样

按:此函中马学良对武定凤氏土司藏品的种类进行了描述,对其价值加以肯定,认为是研究民俗学以及考古的重要资料。在当时内有战乱之危,外有英美德等国家利诱掠买珍贵彝族文献的情况下,马学良满怀为国家为民族保存珍贵文献的赤子之情,竭尽全力,通过当地官绅以及土司的亲友,劝土司将古物售卖与中国政府,几经交涉,土司暂时答应了马学良。可是具体这批文献由谁收购,费用如何筹集,马学良只能上文请示时任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函中并追问有关明本夷经的收购问题,马学良考虑到经费紧张问题,建议由所里先行收购部分重要经典。

这封信后来被傅斯年转交给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袁同礼先生,希望由北平图书馆来采购这批文献。袁同礼先生对此很重视,3月10日即将马学良的原函同他草拟的报文一并呈送教育部,请求划拨十万元专项经费,并于同年4月获教育部批准^①。这也才有后来的已在昆明的北平图书馆编纂员万斯年先生前往武定,与马学良协商征购等事宜。

二、万斯年致袁同礼函

守公先生馆长左右:十月二十三日曾上一函,并附合作办法^②,计达钧

^①详见1943年北京图书馆档案“采藏”之“采购云南武定土司藏书事”。

^②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国立丽江师范学校商讨合组边地文献室,寄存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东巴经典文献,任周汝诚为干事,继续整理工作。

览。嗣即策动工作,准备离丽,并迁居蒙藏会调查组^①。二十八日奉到十九日电,当即选书、编目,计先后选书共一百册,带鹤庆四十册。本欲携昆转渝,因不知教部收件日期,恐有所误,昨已交邮快递,包寄情形,另单附上,即请检收。另六十册,周君^②在整理编目中,昨已函周,嘱其由丽寄渝矣。

据年所知,东巴经典之可以表现于美术者,可分四端:(A)卷端或封面内页有图像者。(B)写法灵活工正者。(C)卷中加有颜色者。至于(D)其封面亦有种种,设计不同,形式亦异,故所寄经典亦分此数类,凡此均与书籍文字美术表现有关,是以寄上。送展与否,敢望卓裁。此外丽江北门坡墓碑之浮雕,亦足为墓碑装饰之美术表现,所拓拓片,亦交周君寄上矣。而鹤庆土司^③明宣德间墓志碑头之浮雕亦复壮丽伟大,前日手自拓出,昨亦交邮。所有拓片,如欲送展,则请先交托裱,庶可整齐好看也。

十月十九日赐电,因合标准者后文为:(携新幼书盛望速完成,暂缓赴兰)嗣径交查,乃知为携渝,而下落仍不明,意者或左右催新疆书目之交卷也。倘然,则返昆后,当即杀青请教,不知可能出版否?

年系于十一月八日离丽,九日抵鹤,因得莫^④电,有“何日返昆”之语,乃即电渝请示也。

①蒙藏委员会,中华民国时期掌管蒙古、西藏等地区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关。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废清代理藩院,于1912年4月成立内务部之蒙藏工作处,7月改为“蒙藏事务局”掌管蒙古、西藏等地少数民族事务,隶属国务院;1914年袁世凯将之改为直属大总统府的蒙藏院,地位与各部相同,设总裁、副总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9年根据《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成立“蒙藏委员会”,管理蒙古地方、西藏地方及其它各省蒙族、藏族聚居区的行政、宗教及其他各项事务,先直属国民政府,后为行政院所属部会之一,为中央主管蒙藏政务之最高机关。下设蒙事处、藏事处、蒙藏教育委员会、编译室、调查室等部门。

②周汝诚(1904—1985),字炼心,纳西族。1936年,万斯年先生往丽江研究纳西东巴文化及民间音乐,周汝诚应聘当翻译,用汉文和音标译注东巴文字。1939—1940年间国立北平图书馆曾委托周汝诚在丽江采访编目东巴经典547册。《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工作人员名录中记载,周汝诚曾于1943.6—1946供职于国立北平图书馆。

③土司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土司既指少数民族地区的土人在其势力范围内独立建造的且被国家法律允许的治所“土衙署”,又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狭义的土司专指后者。

④莫君即为莫余敏卿(女)(1909—?),广东台山人,广州岭南大学文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曾任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图书馆。据《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工作人员名录中记载,1935—1947就职于国立北平图书馆,曾任参考部主任等职务。据笔者查阅国家图书馆藏《国立北平图书馆职员录》知悉,1941—1942.11其任西文文书兼会计。1942年11月任主任。1943年6月起任参考部主任兼会计。

此行系带张文炳^①君同来,日来拟于踏查工作,高土司^②之碑头,即在鹤工作成绩之一也。拟略有所得,既往剑川,倘事实许可,沿途略行工作,即当返昆。尊示前请寄喜洲华中大学^③汪典存^④先生交年,或已有尊示在喜洲,亦未可知。函件迟慢,交通梗阻,无奈何也。

兰州设馆计划如何?东巴经典现已入藏近四千册,已嘱周君,此后再行努力,期最近能达四千之数,以观厥成,钧意然否?周君于年离丽后,即已迁入丽江师范^⑤,依照合同开始工作矣。

道翁^⑥想当常见?见请代候,并问汇款已否收到为幸,慧熙先生^⑦等是否在筑?便请见示,专上敬请道安。

万斯年谨上

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在鹤庆

按:国立北平图书馆在七七事变、北平失守之后,陆续南迁,在昆明、重庆等地建立办事处,其中昆明办事处的一项重点工作就是西南文献的收集与整理。1938年3月11日在香港召开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会议上明确了昆明办事处征购西南文献(包括各种民族照片)和传拓西南石刻的采访工作大纲,并指定万斯年、张敬等人具体落实完成^⑧。在1940年1月18日北平图书馆呈报教育部的工作计划以及1939年馆务概况中,延续“西南文献”和“西南石刻拓本”的采购计划,并进一步分别提出要求:“对于此项文献继续搜求,俾能成为有系统之收藏,以供学术界之研考”,“传拓云南、四川(广西石刻已入藏,贵州省为数甚少)之石刻,以便编印《西南石刻录》”^⑨。

在上述采访原则的背景下,万斯年于1941年7月15日奉命从昆明出发,赴迤西地区采辑地方文献。对此,万斯年先生著有详细的《迤西采访工作报

①张文炳:未详。

②高氏家族是云南历史上的一个名门望族,大理国时期,高氏世袭宰相,高氏子孙遍封八府四郡。元明清时期,高氏土司仍长期统治鹤庆、永胜、姚安三地。高氏家族长期统治云南,在云南各地留下了许多碑刻。这些碑刻对于研究云南高氏家族的历史与文化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

③华中大学为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在文华书院大学部基础上与博文书院大学部、博学书院大学部合并组建,是20世纪上半叶华中地区几个英美基督教差会联合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由武汉先后搬往桂林、喜洲。

④汪懋祖(1891—1949),字典存,苏州市人,教育家。抗日战争期间,曾先后于1938年创建国立大理师范学校,1942年筹办丽江师范学校。1942年底到1945年任西南联大教授,兼东方语言专科学校校长。1941年底至1942年底,汪懋祖在喜洲华中大学附近租房养病。

⑤1942年教育家汪懋祖到丽江筹办丽江国立师范学校,隶属于国民党教育部边疆教育司。

⑥道翁:未详。

⑦慧熙先生:未详。

⑧《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50—553页。

⑨《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上),第697页。

告》^①(以下简称《报告》)。据《报告》介绍,万斯年在丽江前后驻扎约15个月,主要进行了包括搜访传抄丽江地方文献、访购整理东巴经典等九大方面的工作。其中纳西族东巴经典的访购颇有成效和特色。此函佐证了《报告》中的内容,万斯年自述于1942年11月8日离开丽江,东巴经典已入藏近四千册。

函中所云展览,据查国家图书馆同期采藏档资料,有题为“磨些文^②经典展览说明”的文献,可知,函中所讨论的展览应为“磨些文经典展览”,但由于史料阙如,有关此次展览是否举办,其时间地点如何,尚不得而知。但通过此函可知东巴文经典入藏的意义,以及国立北平图书馆同仁在抗战时期克服种种困难,致力于云南地方文献收集的细节和经过。

此外函中提及兰州设馆一事,由于有关史料阙如,不能确定是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兰州设立分馆抑或其他机构兰州设馆。但结合同时代的国立西北图书馆的设立过程考察,亦或能够窥一端倪。

抗日战争中,大西北作为战略大后方,沦陷区各文化学术机构西迁,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相对平和,国民政府第三届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在兰州创设国立西北图书馆的议案。1943年2月20日教育部聘请袁同礼等10人为筹备委员,刘国钧^③为筹备处主任。3月26日在重庆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决定馆址设于甘肃省省会兰州。1944年6月成立,7月开放阅览。1945年7月因经费困难停办。后在各界请求呼吁下,1946年9月得以恢复,刘国钧仍为馆长。1947年2月改名为“国立兰州图书馆”至解放。后并入现在的甘肃省图书馆。

在国立西北图书馆的策划筹备以及后期的恢复工作中,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不仅参与筹建和发起成立中华图书馆协会,更是长期担任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部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理事会理事长等职务,主持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实际工作。而刘国钧先生1929年至1930年在北平图书馆任编纂部主任,并曾兼任中华图书馆协会秘书等职务。可见刘国钧与袁同礼工作中有着很多的交集。考查刘国钧先生亲自纂写的《西北图书馆筹备计划书》,有关采访原则以及重点收集少数民族文献和西北地区文献文物等的内容,与袁同礼为西南办事处期间设立的采访原则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固然抗战时期,时局危机和民族大义使得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了民族文献的重要性,但也不可否认他们之前的交往中的影响。

①万斯年:《迤西采访工作报告》,《图书季刊》1944年第3期,第112-123页。

②纳西族主要聚居在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其余散布于维西、中甸、德钦、宁蒗、永胜等县。曾经被称为“摩沙”、“磨些”、“么些”、“摩梭”。“纳”有大或尊贵之意,“西”意为人。新中国成立后,统一定名为纳西族。纳西族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其古老的象形文字主要由巫师“东巴”用来书写经典,故又称“东巴文”。另有一种音节文字叫“哥巴文”,使用范围很小,写成的经书也不多。自元、明以后,纳西族主要使用汉语文。

③刘国钧(1899-1980),著名的图书馆学家。1929-1930年曾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部主任。

万斯年此函写于1942年11月,早于国立西北图书馆议案的提出和通过。虽然不能说跟之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也从一方面反映了袁同礼先生的远见卓识。

三、万斯年致袁同礼函

守公馆长左右:在富民曾上一函(十八日写,十九日发,航平),当已寄达钧览。十九日发富民,住冷村。村南三十里有鸡街坡者,向称险塞,地属富民、武定交界,爬将及顶,竟闻山头枪声二响,幸有富民派队保护,乃得安然度过,然已一场虚惊矣。

二十日冒雨来武定,道途在山坡上,泥滑路泞,三时方始抵武,衣被均湿。回忆鸡坡之惊,盖能安然抵达,亦云幸矣。

连日遍访县政当局及地方绅士^①,情形颇好,现在准备一切,拟于日内,即向茂连^②进发,此行亦为三站,据闻山之险途,正不下于昆武间者。意者当较迤西山势为小,武定县长力许妥为保护,并已通令茂连乡之长协助矣。年拟抵达后即与马君^③会商一切,迅即决定,总期妥善以达目的,请释廛念。惟茂连不通邮,带信须有便人,否则须专人飭送,通信恐须稽迟。倘有钧示,请【寄武定县城内邮局留交】即可。最好能用航空挂号,以免万一遗失也。此行吴佩南^④不来,欲带一随行,而无妥人,馆中无一工友可带者,而工作不便久候,是以支身出发,虽多不便,无如何也。

钧示嘉靖石刻,据闻字迹尚不止此,容当至禄^⑤访拓,年抵茂连,自当将一切情形,详为报告也。专上敬请教安。

斯年谨上

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原来捐干,不肯深入山地,索价甚昂,交通工具致成问题,盖须此一问题解决,不能动身也。

此外,年有友人葛君秉曙^⑥,国文系毕业,为人勤慎,暑假联大毕业,可

①地方绅士为武定文献委员会以及参加县志纂修之人,如张世华、杨天一等人,马学良访得康熙王清贤修《武定府志》一部,补充馆藏。详见1943年北京图书馆档案“采藏”之“采购云南武定土司藏书事”。

②亦有文献记述为茂莲乡,为今万德乡。

③即马学良。

④吴佩南(生卒年不详),拓工。

⑤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⑥葛秉曙又名王士菁(1918-?),1943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作家。代表作品《鲁迅传》。

以翻译俄文,彼意拟愿参加史料会^①工作,不知史料会现可增用人员否?敬候钧示,是禱。

斯年再上

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雇马则须候街子天^②,大后日始为街子也。

按:1943年4月教育部批准十万元专项经费用于云南武定土司藏书采购,国立北平图书馆随即派万斯年审定采购一事,万斯年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如探询赴武路程,参稽有关文献等。由于经费问题,一直等到教育部特款颁发后,才于6月16日,由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疏散办公处桃园整装出发^③。

此函记载了万斯年1943年6月19日至22日之间的工作情况,记述了从富民到武定的惊险历程,如鸡街坡的险峻、山头的枪声以及大雨路滑等情况,幸有富民当地政府派人护卫,得以无恙。到达武定后,万斯年积极会晤武定县政要以及地方士绅,展开社交活动,取得政府的支持和帮助,获诺武力保护去往茂连。

函中反映出当时社会局势的动荡,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人力缺乏,经费的不足,西南地理环境的复杂,交通不便等情况。

根据此函的写作时间和内容,可知此时万斯年正在赴武定万德访求慕连土司藏彝族经典文献的途中。

四、万斯年致袁同礼函

守公馆长左右:在富民、武定各上一函,计达钧览。现年已于二十三发武定,沿途宿插甸、永兴、多只立等村舍,于二十六日安抵万德。万德即土署^④所在也,沿途崇山峻岭,第一日尚多平路,此后则几全行山岭间,山势极大,且连互盘结,行旅艰苦,幸行次仅遇雨一阵,余皆晴明,武定县政府并派干警保护,故能平安抵达也。

抵达后即晤马君学良,商谈一切,惟该土司无售意,且即售亦恐过昂,故恐须徐为设法办理。年已将钧意此等书册将托史语所整理意告马君,马君方治此事,自无不协同尽力也。

①史料会即中日战事史料征集会,成立于1939年1月1日,由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合组而成。经费由两个机关分担。国立北平图书馆负责采访收集,西南联合大学负责整理编纂。

②街子即是云南的集市,其历史悠久,据《云南文化史》记载:“商业,日中为市,乃蒙人交易之法。滇自元明时,此法已渐输入。于是有街子之设。”古代云南的“街子”,以十二支谓为街期。街期就是云南人所称的“街子天”。

③详见1943年北京图书馆档案“采藏”之“采购云南武定土司藏书事”。

④万德,即今武定县辖万德乡。“万德”系彝语,意为“牧猪坝”。为那氏土司衙署所在地。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是明代凤氏土司的后裔。那氏土司在万德乡统治三百余年。

其夷文^①经册,已见数册,写法整齐,实较丁文江氏《爨文丛刻》^②所印者以及一般夷文经册为优,大抵为明代写本,据马君云不及千册,但夷文经典大都厚册,其每册中则又包括数种经文,初不若磨些文经之薄而大抵仅一种经订为一册也,故数百册可及千余种。

此外,中文方面,土署尚藏有档册若干,大抵清代之物,如土司出征记录、诉讼记录及田册等,年意亦当为馆入藏。至于古物方面,马君无鉴定能力,初无若何价值也,次则经版,当亦在搜购之列。总之,年意当以夷文中文经档为主,与之商购,务期一网打尽,庶不负此行也。

此间气候恶劣,早晚颇寒,午中颇热,加以饮食不便(几无青菜可吃),年今日起竟患腹疾,意乃不欲在此多留,期以十天左右之力,进行商洽,无论成否,年当先行返回武定,报告一切也。且此间不通邮政,必须托人至城取信,往返须七八日,亦无如何也。年初以为此间距昆为近,当较迤西方便,不意重山互阻,竟乃如此,要之年虽力期工作成功,以报钧命,使不能成,自问此行辛苦,已足无负馆命矣。诸容再上,敬请教安。

斯年上

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再者,此间虽为滇康之交,地极荒僻,无医无药,幸年于出发之前略购药品,此次腹疾,可请释念。又连日阴雨,极为烦人,昨幸晚晴,今又复阴,此信写就即拟交人带至武定投邮,行者阻雨,故乃候至今日也。日来购书事仍在进行,尚无眉目也。

斯年谨再上

三十日晨

武定慕连土署

按:万斯年函中所云“该土司”实为那安和卿。据万斯年在同年的汇报中称,“按在云南省若干地带中,民国时期仍存有土司制度,而若干地带中制度虽废,土司名义犹存,仍向民政厅报告承袭,此那土司在云南省民政厅之承袭记

①彝文(又称“夷文”、“𪛗文”、“爨文”、“罗文”、“倮倮文”、等)是彝族先民创制并流行于滇川黔桂彝族各方言区内,基本上按方言诵读的音素文字。对彝文的起源有“汉创唐成说”、“唐创明成说”以及创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8000年)或中期(距今6000年)说。依据彝文文献证据“两汉盛行说”比较可信。彝文基本笔画由点、线、构、孤、波纹、方、圆、三角等构成。彝文的造字法可大致分为四种:象形、指事、会意和通假,以通假为最多。

②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丁文江1929年前后在西南地区从事地质考察时,收集彝文经典11种,请教彝文经师罗文笔翻译成汉文,集为《爨文丛刻》。1936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彝文古籍巨著。

录为那维新^①，由于当时那维新外出，故由其母管理，那安氏即维新之母也。”^②

此函为万斯年抵达目的地慕连土署后所写。主要叙述了其所见彝文经册的情况，并从写法的角度与丁文江所撰《彝文丛刻》比较，认为优于一一般的彝文经册，初步判断其版本为明代写本，并通过与磨些文经的比较，认为慕连土司所藏彝文经典可达数百种千余种。除了彝文经典外，万斯年还提议一并收藏其土署所藏中文档册和经版等古物。但是由于那安和卿土司对于此批藏书还没有明确的出售之意，双方谈判进行缓慢，万斯年一再陈述“须徐为设法办理”“尚无眉目”，可见其无奈之情。而万德处崇山峻岭之间，地理位置偏僻，且气候恶劣，饮食条件和医疗条件不足，万斯年身患腹疾，幸得自带药品才得以痊愈。在诸种不如意的情况下，万斯年也不免流露出一丝懊恼，自述已尽力而为，无负馆命了。

五、万斯年致袁同礼函

守公先生馆长左右：在慕连托人交邮一函，当已寄达钧览。计年在慕连八日，始与马君晤面时，马君即先问吾馆愿出价若干，年以未经观书，不便多给，乃告以袁先生欲将该土司所存经典古物等事，一网打尽，馆中拟出三四万元，意者当可先行观其所藏，再宣价格也。年抵达之日，即在马君架上，见有夷文经典多本，马君谓年其中即有那氏藏书也。马君且谓彼在土署借读经典如何困难，费二月之力，始能读到，且每次借读至多不过十数册，且语年见那安氏时，不必提到伊有经典古物之事，即提及亦勿告以由马君知之，以那氏秘密其事也。及年语及家谱、中文档册及古物，马君则谓恐须俟一年始能观及。方年之至也，马君似意谓年专为购置整理而去，故若是刁难，年告以钧意购入经典仍交由语所交彼整理，彼乃允为帮忙设法进行也。故年抵达之日，虽晤那氏，未谈书事，于次日谈及藏书，那氏力加否认，此后诸日乃均由马君间接接洽，至年离开之日为止，未尝直接一谈也。初马君尚谓那氏无售意，此则六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年在慕连上面时接洽之大致情形也。

方年抵达之际，那氏之内侄（系该乡之长之子）为匪刀伤极重，卧床二十余日，命在旦夕，故那氏时往看视，马君不便催问。嗣经年以不能在彼因循语马，七月一日马君谓六月二十九日已托那氏之姐为一进言，那氏已有售意。初年到达之日，马君语云，清华研究所^③已筹万元，亦购那氏藏书，

①那维新（1909-？），那安和卿之子，云南省武定县万德乡人，名休，字焕民。14岁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接受马列主义进步思想。1925年返回家乡，主张废除土司制度，劝母那安和卿授田与民，遭到他母亲的反对。后离家，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军事。在镇守广西白色时，被害。

②详见1943年北京图书馆档案“采藏”之“采购云南武定土司藏书事”。

③即清华文科研究所。1941年8月至1946年春，南迁的清华大学在昆明郊外龙泉镇司家营成立清华文科研究所，由冯友兰任所长，闻一多为主任。

至此时，马君仍谓恐书款不够，年乃告以可向钧座力恳，或可连同中文档册、书价再加万元，至多至五万元也（按此时马君已告年，那氏家谱极为简单，而中文档册中有田租册子）。

次日（七月二日）马君语年，那氏以内侄成丧需款，确有售意，但那安氏意，谓基本书每册千元始可（普通书每册可在千元以下）。于是乃与马君估计其藏书册数，及其基本书与非基本书问题。

马君所谓基本书，据云以内容言，为外向所稀见者，其书如次：

一、汉夷四十九人合集	二册
二、列国	五册？
三、三国	五册？
四、女圣普确荷葛传	六至七册
五、沙苴内惟传	四册
六、夷族古代史	十册
七、古诗歌集	十册
八、七十贤人集	五册
九、神话集	三册
十、穆古芮那	五册

以上总计夷文书五十五册，而其中二、三、四三种，马君对其册数，亦未能确定，仅暂以六十册估计，倘以那氏索价论，则已需六万元左右矣。

此外那氏尚藏有刻本罗罗文^①经十一册（中有复本），书板十餘块，且其他道场用经，因那氏无全部出售意，马君谓连同基本书需购四百册左右，始足略称够用也。按那氏虽谓普通书每册可在千元以下，如以每册五百计，则所需之款，已超过专款之数矣，况中文档册，尚不在内乎？

年^②此事，自始即抱下列原则：

- 一、视书之所值，给以书价，不能一视^③之意而付款也，
 - 二、总算一笔书价，不以册论，亦不分夷文中文，
 - 三、必要时，嘱那安氏作半售半送，
- 如此，则可量物入藏，庶几可省公币于浪费矣。

既略有进步，当日（二日）年即就马君手边及架上所用那氏之书加以检阅，见其册之大小、厚薄，出入甚巨，以年所见者论，十之八九，尽皆残缺（如夷文三国，完整而薄，可以勿论，夷汉四十九人合集及普确荷葛传，则多已残缺破损）。且那氏之书，比较观察，其粗布及皮皮之大本，大抵较旧

①罗罗文即彝文。

②按：此处因纸张缺失，有漏字。

③按：此处因纸张缺失，有漏字。

于他书，但即此等书之是否明代写本，马君前上傳公^①函中，虽有明代写经之语，至此亦不能断言其事，要之，有无明写本未可知。年观其纸张、写法，以所见者论，清代中叶及其以后写本当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使有明写本，亦极少也。

斯年本欲审定全部经典档册，再与初步议价，专函请示，然后决定。今乃所见经典，情形如此，自觉不敢负此全责，益恐将来必有非议也，于是向马君表示，非观全部藏书，不能议价，因以年观察，使其他藏书完整者不占大多数，即四五万元，亦未必值也。至此马君乃谓那氏藏书，虽颇有缺佚，但尚有复本可以校补，彼自愿负选订经典之责，而以价格问题交由斯年负之。年不敏，选书之事，出之马君，安敢以议价之事自任也耶！因见马君与那氏过从密切，关系颇深，出言多据那氏立场，且此事既非能由斯年，亦不愿由斯年商决，而全部观览，尚须待马君整理选订，要在一二月之后。在彼消费时日，殊无意义，乃于四日离开慕连，于昨日（七七）返回武定矣。

临行与马君商定：

一、选订经典，仍由马君负全责。

二、仍由马君进行购书事。

三、由年请钧示最高价格，转告马君。

四、购书原则，以总值论，不以册数论。

五、书价应包括中文档册、木板、刻本、夷经在内，不仅夷文写经也。

六、夷文经典，非那氏藏书全部，乃应选入研究夷文够用之书，约四百册左右，中文档册则应尽量全部购藏。

以年观察，

一、马君知年为购藏而去，一旦成功，其功在年，故有妒意，多方阻难，离开最好。

二、马君似将年为购书而去，告之那氏，年倘不离开，那氏更将视为奇货，索值过苛，议价较难，故年于离开之际，曾声言我馆并不是非购不可。

三、年既离开，马君与那氏更好商量。

四、据马君口吻观察，五六万元，可以办到。

五、如上所述，夷文经中即有明写本，亦为数极少（其刻本夷经，年已见一册，马君谓为明代刻本，以年观察，要为清初所刻，盖其板式作中国形式，可由而见也。此事尚待考订，但其刻本整齐完全，足备文献之一格，亦可贵也）。且大抵残破不全，而中文档册，年所见者二册，皆清代物，如亦无明本，刻五万之数，未始不超书之所值也。

至于此后之事，依年意：

一、似须请马君，将全部拟购经册，作一详细记录，以为议价根据，且

^①傅公即傅斯年（1896-1950）。

免我馆将来无从典收,及掉换之事。

二、马君现虽须问我馆出价之最高数字,但似仍须马君将清单开出,然后决定也。

三、购妥后,书之运送,应请马君负责,其运费等,当由我馆负之(此事已语马君)。

四、购妥后,款项当可在昆支付。

现在重要情形,已如上述,归纳起来,应请钧裁者如左:

一、是否待马君将全部经典档册木板作一记录,再定价格,抑一面选订,一面议价?

二、购^①全值请钧座决定,抑四万元,抑五万元,抑五六万元,请示最大数字(但此系马君要问之事,年意不问书,先问价,似不合理也)。

三、交涉此事,此后仍由年转函马君,抑由馆中直接?

此刻目前即须决定三问题也。

此外尚有一事,拟请斟酌办理:按马君整理夷经需靠【毕摩】^②(即罗罗巫师),现有二人在慕连为之工作,故马君倘为我馆选订编目,亦须就地办理,盖彼不能离开毕摩也。但现史语所催彼返川甚急,彼之工作,尚未竟事,倘加上我馆工作,势须延长,故马君意,拟请左右于晤傅公时或函傅公时一为道及,请略宽其时日。好在书如入藏,几为该所而购,傅公当无不帮忙也。

要之,年慕连之行,既得实况如此,马君前致傅公函,未免过甚其辞,而年之所以如此办理者,盖为节省公帑及合理计,不然,专款之数,为年所知,充量付价,落得人情,则不必费此周折矣。

按由武定至慕连,山岭极多,曲折连亘,各岭脊要口,每有匪患,慕连界汉康之交,地荒民陋,时生匪情,且有川蛮之扰。近来之际,二官卫保护,幸告平安,行程略如去时,但途中多冒雨耳。请^③以经途所住,蚊蚤蝇虱,终夜烦扰,未尝安眠,抵武后,所住旅^④亦复如之,其苦可知。疲劳已甚,拟日内即往禄劝访查凤氏石刻,束装返昆,当在旬日之内。赐示请寄昆明,年当可在昆聆得训示也。

所陈已多,诸容再上,敬请

教安

斯年恭上

三十二年七月八日

①按:此处因纸张缺失,有漏字。

②毕摩是彝族从事原始宗教和文化活动的人,相当于巫师,祭司,经师。彝语中,“毕”意为诵经之意,“摩”意为大、长老或老师。汉文古籍中有“鬼主”、“希波”等称呼。毕摩掌握古彝文、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历史和宗教等知识,可以主持村中的祭祀以及攘鬼治病、占卜、婚礼等活动。在彝族,毕摩被视为神灵的使者。

③④按:此处因纸张缺失,有漏字。

按：最早见诸马学良致傅斯年信中的凤氏与此函中万斯年所谓的那氏之间的关系，在1934年1月31日袁同礼呈文教育部中有明确的说明，“因清代遭杜文秀回匪之乱，恐祸将来，由凤氏改为那氏”。

此函记述了万斯年在慕连八日的工作情况，可分为两个阶段：6月26日至30日访书进展甚缓，具体情况在上一函中也有记载；7月1日至4日访书事宜有所进展，那氏土司因为内侄丧事需要费用，同意售书，但提出基本书和普通书两种价格标准。函中大篇幅详述了马学良和万斯年有关那氏藏书分类和价格以及采访原则的不同看法和意见。主要分歧点在于：1. 版本的鉴定，马君认为多为明本，万君认为多为清本；2. 采访范围，马君认为以夷经为主，万君认为中文档册、木板、刻本、夷经等全部在内；3. 购书程序，马君意先问价，万君意先看书后问价。万斯年力主先选书审书再议价，因感于此事重大，不堪重责，与马学良商讨后，仍由马君负全责选书购书，而自己则回到武定。

函中，万君再三重申了自己的采访原则，并对自己回武定一事做了解释，力证自己公正为馆的立场，言谈中间对马君的立场和做法似有不满。函中万斯年特意提到马学良在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对访书一事夸大其辞，他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所述才为实况。从内容上比对，笔者认为其所提信函似为上述1943年2月28日马学良致傅斯年的信函。

六、马学良致函袁同礼

守和馆长先生赐鉴：手谕拜悉，所示各项自应仰承尊意尽心办理，况此系先生奖掖后进，便利学良研究之事，文化界固所颂戴，而私衷尤为铭感，异日稍有成就，皆先生之所赐也。此间购书困难情形，万先生必已详述，惟以此种经籍关系一个民族之文化故，万先生曾尽最大之努力，方得物主允售之结果。其后学良仅以万先生所示各点与其交涉价值，并希获得全数，经月馀之周旋，方允全数出让，惟最低价值必需八万五千元，且物主要求将来如翻印，必须每种赠彼一份，因此为其祖上根本，不能由彼手中断绝。关于后一条件，似无何重要，已允其请。惟价值问题虽较原定之数字减低十分之九（初时索价每本一千元，今不以册数论，而以总值与其交涉，则就其存书册数与价值之比例，每本仅百余元），且最近物主以地方匪炽，将其营盘山所藏一部分最珍贵之夷经运回，约百余册，较原见者，尤为整齐，内容价值较大。据云此为明代老祖避乱时所藏之遗物，曾遭回禄，此为焚馀之一部分，查其版本及内容当为明本（因有些年代在文中可考出，如称其当时皇帝之年号，亦有注写书之年代，又依万先生在此所见之册形断定，则多近似）。学良来此数月，今始得见，固为幸事，惟彼坚不允售，几经交涉，则此百馀本必须每本千元，学良以为此种价值太苛，曾与其交涉，统属于八万五千元价值之内，彼仍不肯。嗣经种种开导，截至昨日止，其姊诏土司虚荣心大，意欲由购书机关出一奖状，并允将来印此书时，于册中附土

署名以扬其名,则此百餘本作为捐赠。学良以为此种条件本无所诤,为急于得书,故亦允其请,惟其妹(物主)尚未吐口。窃以为先生若以无何妨碍,可否以贵馆名义出一奖状,则此百餘本作为彼之捐赠(其名为那安和卿)方易收效,如此则较原册数又增加三分之一的善本,而每本百餘元之价值似亦差强人意。如何之处,伏乞裁示为禱。肃此,敬叩道安。

晚马学良敬上

八月十二日

按:此封信描述了那氏土司由之前的不予出售到同意出售到如今的半售半捐中间的种种曲折。

对于那安和卿之姐提出的附带要求:收购藏书机关——国立北平图书馆出一奖状,并要求如果将来国立北平图书馆刊印这批藏书,需于书册中附上土署的名字。袁同礼先生认为“该土司之母所有附带要求,于情理尚无不合,其所要求价让之部分,代价也低至无可再低”。^①遂应允,命万斯年会同马学良迅即付款收购,并先后于1943年12月11日以及1944年1月29日呈文教育部恳请颁给那氏土司奖状或匾额以示褒奖,而资观感。教育部令国立北平图书馆查明那氏土司捐款部分折合国币价值,代填捐资事实表上报。1944年6月8日,教育部根据国立北平图书馆所呈那氏捐资事实表,称“该那安和卿土司家藏价值法币贰拾万元之明清两代写本及刊本罗罗文经典五百餘册,愿以九万元之廉价出让,餘十一万元捐赠该馆等情,核与《捐资兴学褒奖条例》^②第二条之规定尚相符合,应准随令颁发一等奖状一纸”。^③

七、万斯年致袁同礼函

守公馆长钧鉴:九日谕,敬悉一一。

(一)马君日前抵昆,莫君来函通知,年当于昨日(廿一日)入市,至靛花巷同运经典至迤西会馆^④,典收文献并办手续,当日算是了去武定夷经问题,书款亦当面算清矣。想莫君当亦函陈,兹以有关诸端条陈于后:

①详见1943年北京图书馆档案“采藏”之“采购云南武定土司藏书事”中1943年12月11日袁同礼上教育部的呈文。

②《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从1913年颁行,先后经历1925年、1929年、1944年、1945年、1947年的五次修正并重新颁布。对于以私人财产创办或捐助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有关教育事业者,照准前项办理,并对捐资者按照捐赠数额分别给与不同等级的金质、银质奖章或匾额。

③详见1943年北京图书馆档案“采藏”之“采购云南武定土司藏书事”中1944年6月8日教育部批文。

④迤西会馆即彩云观,咸丰(1851年)前,由清代商帮迤西帮建立,位于昆明市城东太平铺(今拓东路拓东一小)。以祭祀场所为名而实为同乡会馆。西南联合大学迁昆明后其工学院曾租借此地。

a. 马君此次携昆之书,其精品与普通书相混杂,精品较年在慕连所见者并未增加多少。

b. 夷文经板,亦非全部,该土司处尚有所存,本馆共十五块,且有两面刻刊者,堪称难得,其刻本经典亦已入藏。

c. 款系面交马君,收据仅有土司私章。

d. 残本很多,如年所见,簿册亦颇多残本,马君并未订补。

e. 马君意此批夷经将来由史语所正式函借,马君或返李庄^①,或留昆,现未定。

f. 目录之中文部份,马君谓返李庄后再写,则须延迟,可否先以夷文目录报部,以请专款公案?专款已超过,可否请追加?

g. 马君夷文目录,全为一巫师所写,拟请我馆付以报酬,马君已将钩处地址要去,当亦有信致左右也。

h. 马君意将来借去夷经,拟由史所择要录副。

i. 经典现存迤西会馆,由莫君函范君^②押运至桃园^③存放。

j. 土司仍请馆中转请教部发给奖状。

关于本馆整理此批经费问题,年意:

a. 此间既无巫师,年亦无暇,故所谓整理,仅为版本方面之注意事项,年意须以专册登记,所登记事项,一如年在丽所订者。

b. 丽江所用图章,拟请速制,便中带昆。好在范君处有印泥,章到,即可请其先在此批经费上加盖图章,有馆章,有详细登记,自可免人偷或换也。

c. 年拟最近至桃园,告范君登记事项,请其作初步登记,钩意何若?

(二)新疆书目,已在犁订,钩意分为二辑,甚善甚善,自当遵办。惟年之撰写,现止于廿五年年底,故拟即以二十五年以后者为第二辑,但如此分期,则二辑著录论著,当远不若一辑之多也。

(三)丽江年虽欲再去,但以此间责任颇重,事实或不许可,容许易之。周汝诚君是否可请函告,俟经典整理完竣,调其来昆?彼倘来昆,则昆明可多一人工作,一方面且可运书来昆,一举两得。钩意如何(但此事不妨略缓发表,倘蒙钩允,当由年先函询彼意见,以免函调而彼不来也)?

(四)张君^④待遇情形,已转告。现在工作中,一月底上,俟三个月后再

①李庄镇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1939年,国立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等十多家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陆续从北京、南京、上海等地辗转迁驻于此,1947年才先后迁回原处。

②即范端腾。

③现今昆明市龙泉街道桃园村。为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疏散办公之地。

④张君:未详。

定继续与否,亦已转告。届时当函请定夺。诸容再上,敬请教安。

万斯年谨上

三二,十一,廿二。

育伊兄^①是否在南开中学^②办公,请便中见示是幸。

按:此函万斯年记述了典收云南武定县那土司家藏彝文经等文献并付清款项的过程,建议设专册登记,加盖馆章入藏,提议由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编目组组员范端腾进行初步登记。

函中所云“专款已超过”指的是1943年4月教育部批准十万元专项采购经费,但实际上收购费用加上寄运等费用达到十万三千三百七十四元,其中收购费用明细如下:“所有该土司出让附捐赠之件,计夷文即罗罗文写经五百零七册,夷文写经卷子一轴,夷文刻经十五册,夷文刻版十五块,汉文档册十二册,共享代价国币九万元。”^③为此袁同礼先后于1943年12月11日、1944年1月29日和31日三次呈文教育部,汇报详情,终获批准在国立北平图书馆1943年度事业费结存项下动支。

八、范腾端致袁同礼函

守和先生馆长座右:去岁十二月廿五日航遽上书,计已彻尘钧鉴。端昨将本馆购入武定那土司家藏裸裸文经典及其他汉文谱系案卷等件,按照马学良君新写番字标检及洋文编号一一清点铃印已毕。惟无汉字经名,留待他日译定之后再行登记簿籍而已,兹另具清单一纸寄呈。

察览查此类经典大半为明清两朝抄本,所惜那氏似不珍重宝爱此物,料想度置不得其处,甚或积年未尝为之一顾,是以历岁未久,其中篇幅不勘朽败累累,且多残阙不全之本,几难有一完帙。若或信手拈取,略不措意即可立见破绽之点,端因之特为小心倍慎,幸无此虞,堪慰。

厘系又其写经纸质类用劣楮应事,洩经日染熏烟,其色益增黝暗,故虽以极佳印泥而铃识之,然其赤耀之光亦终为彼所掩,而难独放异采者矣。专肃敬请崇安,伏乞

垂鉴。职范腾端谨上。

三十三年元旦

附呈清单一纸

①王育伊(1907-?)浙江黄岩人,燕京大学毕业,曾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索引组组长、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管理员。

②张伯苓于1936年在重庆沙坪坝开设南渝中学。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南开津校被毁。1938年,南渝中学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南开中学内设立重庆办事处。

③详见1943年北京图书馆档案“采藏”之“采购方南武定土司藏书事”中1943年12月11日袁同礼上教育部的呈文。

武定那土司家藏裸裸文经典及其他汉文谱系案卷等件清单:

裸裸文经典 五百二十三册 内十四册刊本,余均为写本

裸裸文经典刊版 十五面

汉文传家谱系 一册

汉文词稟呈稿 一册

汉文嘉庆十七年立嗣案卷 一册

汉文那沙氏呈控那振兴状稿 一册

汉文祖父故后案稿 卷一 一册

回复稟贴 卷一 一册 汉文

回复稟贴 卷五 一册 汉文

回复承袭稟 卷二 一册 汉文

稟报乌蒙 普耳 东川 军务案稿 雍正五年 八年 十年 一册 汉文

那振兴在万德衙内日行号簿 一册 汉文

回复州内稟贴簿 道光十一年 一册 汉文

劝君修行歌唱本 一册 汉文

共计一十四种

按:此函为范腾端上报袁同礼有关武定那土司家藏裸裸文经典及其他汉文谱系案卷编目情况,并上报清单。函中范端腾所述那氏藏书的情况与万斯年所述基本相同,结合前文马学良所述部分藏书久藏于深山、曾遭遇火灾匪患等情况,更可知这批文献的珍贵和来之不易。

函后所附清单,详细记载了汉文谱系案卷名目,从中可以看出既有武定慕连土司的稟复呈文稿,又有民间诉讼状文、土司出征记录,土司衙内日行号簿、立嗣承袭稟等,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司法、立嗣、民族关系等内容,极具史料价值。

至此,国立北平图书馆采购云南武定县那土司家藏罗罗文经典及明清文献一事基本上告一段落。

【作者简介】孟化,女,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史。